



扫码看视频

为了寻找洗手间,老李足足折腾了半小时。然而到了洗手间,当工作人员帮老李褪下裤子时,老李根本没有尿意……

老李是住进济南市天桥区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的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87岁老人,像他这样的老人,这里共有5名。

一个病人能拖垮一家人,这是阿尔茨海默病人无法意识到的痛苦中的痛苦。随着包括该病在内的认知症发病率与死亡率迅速上升,如何照顾患病老人,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养老问题的痛点和难点之一。济南市天桥区官扎营街道在社区养老服务基础上,打造认知症老人专属的“记忆空间”,试图寻找解决之路。

李爱勤是老李的小女儿,今年52岁,她的姐姐都已经有了孙子,除了要看孩子,还需要照顾老人。李爱勤坦言,“二姐自己摔伤过,还要照顾老人,难免有怨言。”谈起父亲,李爱勤说的最多的三个



老李寻找洗手间足足“折腾”了半小时。

编辑:马纯潇 美编:陈华 组版:刘森

文/片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济南报道

### 困局

#### 阿尔茨海默病像定时炸弹

从洗手间出来到大厅看电视,刚坐下五分钟,老李就坐立难安,抖动的手试图抓住桌子站起来,他反复了几次没有成功,就开始喊“秘书长”。

老李口中的“秘书长”,是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的护理员盖杰磊。他清楚老李的脾性,决定“以静制动”。结果老李突然站起来,比平时要格外有力气。

不出意料,老李喊着要去洗手间。盖杰磊给他指出洗手间的位置,老李不听,径直走出门口。无奈之下,盖杰磊只能在旁搀着他。盖杰磊告诉他需要折返,老李有自己的坚持。“我不服。”他嘟囔了一句。见这条路走不通,他又转身过来。“算了,回去吧。”

就这样,寻找洗手间的过程,足足“折腾”了半小时,到了洗手间,盖杰磊帮老李褪下裤子,但实际上,老李并没有尿意。

“阿尔茨海默病老人身上就像安装了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触碰到机关,他就突然闹脾气。”盖杰磊说。

老李今年87岁,住进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刚一个月时间。在他的记忆中,老李认为自己到这里有三个月了。

和其他阿尔茨海默病老人一样,他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关于午饭吃的啥,老李不记得,但他老爱嘟囔过去,说自己曾经在一家工厂上班,一个月赚3块钱,要养活一家人。他不知道,他的记忆和他的单位一样都已变成“危楼”。

老李走路不平稳,总喜欢站在门口发呆。到了晚上,他起夜很频繁,一会喊一遍护理员,护理员大姐会急忙过来,“他拉了尿了,都得处理。我们习惯了,处理老人这些问题,没有性别之分。”老李体面了一生,到了晚年却无法在尊严。

在老李到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之前,由4个女儿轮流照顾。他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从他患病起,4个女儿就被“拴”在他的身上,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到了晚上,老李情况更糟,需要两个人看护,有时女儿一整晚都睡不着觉。

李爱勤是老李的小女儿,今年52岁,她的姐姐都已经有了孙子,除了要看孩子,还需要照顾老人。李爱勤坦言,“二姐自己摔伤过,还要照顾老人,难免有怨言。”谈起父亲,李爱勤说的最多的三个

# 当你已经忘记我

## 济南一社区养老机构转型对抗阿尔茨海默病,



照护中心布置得颇有年代感,有助于老人放松和巩固记忆。

员一胳膊时。清醒的时候,她谈起两个女儿,“她们谁也不搭理谁,都是因为要照顾我。”老人突然面露羞愧。

后来,只靠日常照护已经无法控制阿姨的状况。从今年1月起,她开始吃医生开的镇静类药物。小李说:“这些药物有副作用,老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而且出现大小便失禁。家属和我们看着都很心疼,所以我们想给老人减少药量。”

作为护理员,小李觉得,照顾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比照顾卧床的失能老人更难,危险系数更大,需要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汪清霞发现,近几年收住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越来越多。“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照护这些老人的难度很大,所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要转型,要提高专业化程度。”

她分析,一是环境问题,如果这里是封闭区域,就可以做到分区管理。“护理员两小时查一次房间,但有的老人会斗智斗勇,比如,护理员一点查完房,老人一点十五分跑出去,简直防不胜防。”

二是专业问题,用药的副作用大。她认为,护理员的专业度还不够,现在主要靠做手工、听音乐等手段来帮助老人锻炼手脑灵活性,实际效果有限。

椿合慧养(山东)康养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蕾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经营了23个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全福街道小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一个。在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照护问题后,杨蕾决定将一个分点建成专门的照护中心,“我们不能放弃这些老人,解决好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问题,也可以给他们家人以喘息的时间。”

### 对抗

#### 陪伴“老小孩”重新长大

盖杰磊觉得互动是最好的办法,一天到晚陪伴在老人身边,能给予老人安全感。他发现,老李经常会站在门口发呆,走出去再回来,反复循环。盖杰磊会

如何跟阿尔茨海默病抢时间?

从去年开始,杨蕾陆续到很多地方考察,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今年5月,杨蕾选定官扎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将其转型为认知症照护中心。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比较便捷,又相对独立。穿过社区,照护中心在二楼,由于比较封闭,安全性强,可以进行精细化管理。“这样能够实现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照护方面的想法和探索。”

第一步是重新打造环境。在照护中心,随处可以看到很多有年代感的元素。杨蕾表示,园艺疗法有助于让老人放松和巩固记忆。对此,盖杰磊的感触很深,“要是在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会说回房间睡觉,但老人在这里会说回家睡觉。”

第二步是全方位地进行干预。杨蕾介绍,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照护理念和技术,并配置辅助性设备,能够覆盖认知症老人“筛查——干预——照护”的全流程,聚焦老人的认知、感官、社会接触等方面,定制专业化的认知干预计划。

从护理员的经验来看,在非药物方面,精细照顾对于延缓症状是有效的。这取决于护理人员的用心和专业。让老人处于愉悦状态,这样能够维持他的情况,而不是病情急剧下降。

桌子上摆放的钟表在转动,但对于老人来说,时间仿佛是静止的。目前,在照护中心有5位老人入住。尽管每天接触同住在这里的老人,但他们记不住彼此,每天都要重新认识。

这些老人就像“老小孩”,护理员需要从日常小事教起,洗漱、吃饭、上厕所,给老人重复地去建立记忆。

盖杰磊觉得互动是最好的办法,一天到晚陪伴在老人身边,能给予老人安全感。他发现,老李经常会站在门口发呆,走出去再回来,反复循环。盖杰磊会

# 我该如何“解救”你

## 尝试解救“困在时间里的老人”



照护中心布置得颇有年代感,有助于老人放松和巩固记忆。

自身的生存问题。照护中心的房屋由政府提供,省去了租金的费用。杨蕾说,一位老人收费标准为每月5000元左右,每天有4个专职人员在岗,人员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她还提到专业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也在努力实现团队年轻化,这就像大浪淘沙一样,需要不停地去筛选同频的人。”

由于床位和技术的局限性,目前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只能收住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老人。那么中度和重度的老人被放弃了吗?在杨蕾的规划中,她希望以这个点位为试点,将流程打通,然后寻找大型的合适的场所,在专业性基础上实现规模化,同时在医养结合方面实现突破。“这样的话,能够实现一体化,内部形成良性循环。”

济南市民政局养老处处长孔彬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对老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很大,从养老服务领域来说,照顾这类老人是难度高且需求急的一项工作。

“很多老人和家属有需求,但找不到专业的放心的机构。”孔彬说,济南市一直在探索新的解决方式,有的养老机构尝试的效果不错。

如何破解难题?孔彬表示,第一,要有专门的政策进行引导,对于这种认知症老人护理床位给予补贴,鼓励专业机构增加床位,满足社会需求。第二,从机构层面,推动建设专门机构。第三,从社区层面,推动内部设置专区,并加强科普工作。

“提高专业度是关键。”孔彬建议,专业机构要与医院形成有效连接,提高筛查和康复训练的专业性。下一步,要考虑与医保局对接,将老人照护费用纳入保障范围内,减轻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我们是做养老行业的,为什么照顾不了这些老人?这些疑问,促使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希望改变这个现象。难度很大,但是不能回避,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些老人没办法收住。”杨蕾认为,养老机构、科研单位、政府、社会等力量需要捏在一起,融在一起,形成全链条。

这天中午,李爱勤来到照护中心看望父亲。老李顿了很久,却说不出女儿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李爱勤心里明白,总有一天,父亲会彻底忘记她。只是,她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些。

### 破解

#### 专业照护成刚需中的刚需

有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未来这个群体的老人会越来越多。杨蕾认为,这不只是家庭问题,已经变成社会问题。专业的照护中心,将成为刚需中的刚需。对于运营者来说,不可回避的还



老人们在照护中心吃午饭。

记者 李静

一个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转型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照护中心,是否能够破解这群老人的照护难题?

拿到选题后,我先看了一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影片中,主人公是固执偏激、喜怒无常的老人,同时又脆弱无助得像个孩子。阿尔茨海默病切断了她原本正常的生活轨迹。

现实生活没有电影那么文艺,它要残酷得多。两天时间,记者来到济南市天桥区官扎营街道认知症照护中心蹲点,走近被困住的老人和他身后的家庭,并试图了解这个专业照护中心的创新之处。

真正面对这些老人时,我们很难不动容。这家专业照护中心目前收住有5位老人。老李逐渐开始忘记4个女儿的名字。有一位身形高大的老人,一天换了三身衣服,因为大小便失禁。

有的老人的子女因为照护老人需要“钱”,闹僵了关系。这些老人体面了一辈子,在晚年却丧失记忆、健康、尊严,甚至亲情。

近年来,养老问题面临巨大挑战。阿尔茨海默病与其他疾病不同,它牵扯着整个家庭一天24小时的精力。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照护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问题之外,老人的尊严和家庭问题,或许才是海平面下的冰山。

如何帮这些老人“拖住”时间?此前,北大教授胡泳24小时照护阿尔茨海默

# 关爱他们,就是关爱终将老去的自己

病母亲曾登上热搜,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现状和照护问题也随之引发讨论。他认为,照护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公开讨论。“照护这个事情没有最佳方案。我比较期待很多问题由社区来解决,越来越好的社区卫生中心、社区食堂、托老所。”

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很多家庭选择居家养老。但家属很快发现,自己的努力在疾病的迅速恶化面前越来越式微。最后,很多家庭还是做出了送老人到养老机构的抉择。

目前来看,很多养老机构在收住这类老人方面也是很困难的。济南这一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转型为针对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专门的服务中心,如今正在探索一条新的路子。它

能走多远,还有待于实践检验。尽管规模小,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这种方式似乎给了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这几年,记者一直在持续关注养老问题,曾写过《穿上纸尿裤的老年人:小心守护着成年人的“秘密”》,以及《重点探

针|监控摄像头里的老人》等多篇相关报道。今天,我们谈论如何看待阿尔茨海默病,也是讨论如何对待终将老去的自己。

在采访过程中,老李让我感动。清醒时,他问我是干嘛的。我告诉他,我是记者。老李说:“记者好啊,可以走遍全世界。”他让我感觉诧异和尊敬。

采访结束后,我告诉老人,“不管走多远,有机会我会再来看您。”我还没说出口的话是,希望下次再见时,您还记得我。

齐鲁农超 10周年钜惠 百万补贴 周年钜惠 齐鲁农超周年庆典 百万好券天天有 7.24-9.25 扫码登录齐鲁农超小程序 福利秒杀(优选好货) 领农超好券!买山东好货!